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一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克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師古曰與人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為

之耕言賣功傭也輟耕之壟上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

之高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

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

志哉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

隆按班史降陳勝項籍為傳蓋善補子長之失者而冠之為首則以陳涉發難項籍滅秦云又按勝傳本史記原文而稍益損之大都專叙勝之首倡以除秦暴為諸豪傑先驅一篇命脉總在為天下倡宜多應者與末所置王侯將相竟亡秦兩處揚維禎曰勝以燕雀待傭耕自待為鴻鵠勝之志在富貴後亦

訖不誣予故諱陳勝傳而嘆士之貴尚志也

茅坤曰楚人憐之勝之倡亂大指

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蕲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師古曰言我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白稱扶蘇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師古曰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

隆按念鬼者念卜之鬼之言此欲教我先威眾爾田汝成曰今但知魚書之起于陳勝偽也而古已言之沈約宋書符瑞志曰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焉

耳故勝廣曉其此意則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繳蓋四維而舉之音曾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

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非戍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呼音火故反

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

人故曰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答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廣因奪取之

東券

洪邁曰前段連用四死字此段連用三死字不嫌冗複

陸按從民望也應上百姓多聞其賢與楚人憐之句田汝成曰師古云袒右者脫右肩之衣周勃令軍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

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

當斬藉第令毋斬蘇林曰藉假第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第言之外戚傳第一見我蘇

說甚是也師古曰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第者甚眾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第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

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

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眾也

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師古曰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勝自立為將軍

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斬斬下乃令符

離人葛嬰將兵徇斬以東李奇曰徇略也攻鉅野苦柘譙皆

袒蓋其義亦本於此也

許應元曰守丞者郡守之丞也守與對各有丞

俱秩六百石考百官表可見

陸按將以應勝足上宜多應者句

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銜音竹乙反節音才多反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

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

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

豪桀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

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

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

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隆按據入蔡賜
為上柱國伏後
柱國諫趙王案

許應元曰周文
行收兵即得十
萬遂光至關可
謂能矣而卒敗
首懸車深入後
不繼也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焉嬰至東城

立襄彊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

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

也魏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

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徵召也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

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柱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

也周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如淳曰

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

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

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

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北流

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二月

餘章邯追敗之復走黽池師古曰黽音酒十餘日章邯擊大

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

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讀曰邵勝

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亾而誅趙

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言為難敵復與秦無異不如因立之

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

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

茅坤曰當其時
亂海內之執如
沸鼎
王慎中曰楚王
不誅趙將相家
屬恐生一秦耳
詎知燕之自立
已根於此乎趙
奉燕王母家屬
歸之即徙繫武
臣家屬宮中故
智

荆坤曰此一段情事有戰國權謀之餘

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謂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史曹史也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以

隆按當時諸王之立皆起於秦亂而班史獨於趙燕齊書自立者蓋趙不由楚命燕不由趙命而齊則殺狄令之故也

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勝乃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

茅坤曰陳涉之兵如亂絲

茅坤曰秦兵所嚮無敵由諸草亂者並鋤稂子不知兵訣故爾

隆按班史為勝立傳而併以當時之起兵者備載於中即勝所謂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意也

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師古曰郟東海縣也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亦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緹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

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告軍吏曰

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

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

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

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其御莊

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諡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

為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涓人主潔除之人涓音蠲起新陽師古曰縣

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銍人宋留

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

秦。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

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眾為戒。秦

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方與

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

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

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

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欽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

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攻擊秦左右校

破之青波。文穎曰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

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

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

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

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迺召見。載

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

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

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

王繼楨曰。兩云復以陳為楚。足上從民望也。句隆按。班史結言陳勝王凡六月。固見楚之易王。亦有惜其不及成功意。又按復提初為王一段。應篇首少時傭耕且著勝之所以敗卒以此。王整曰。史記夥願涉之為王。夥願二字乃方言。蓋歎其物盛大而多之辭。班氏不宜削去。願字

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音蒲。蒲河反。其後番字改作番。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

茅坤曰此段點
次勝之所以特
兵而亂亡處

洪憲曰法言謂
勝曰亂夫秦以
無道毒天下自
良阻擊之外無
一人敢西向者

勝一旦奮發海
內豪傑並起其
所置王侯將相
竟能亡秦誰之
力也所以高祖
為置守冢子雲

以為亂何耶
隆按此種自漢
門而上而叙項
羽始事本史記

舊文稍益伯之
已下並叙楚漢
以已意財削史
記前後變換僅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

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

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

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勝信

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

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于碭

至今血食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王莽敗迺絕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革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

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

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

撮其綱則以有
高紀諸傳在
劉會孟曰又不
成下比史增一
去字是

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

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

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

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

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

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

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

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

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

隆按兵法部勒
伏後不得官案

隆按江西皆反
四句史記作守
通謂梁而漢書
作梁語又史記
守通使桓楚將
而漢書謂出梁
意叙事迥別豈
其得之傳聞者
各有本歟
許應元曰會稽
守素賢項梁名
與計事而梁乃
陰戒籍於外入
而斬守佩其印
綬其初起與沛
公異矣梁死定
陶籍之天亡有
以也夫

許應元曰此別
一召平非東陵
種瓜者也
王慎中曰平之
渡江自西而來
也梁之渡江自
東而往也
隆按八千人渡
江而西伏後無
一人還者案
又按下文今君
起江東句趣齊
兵俱西句西破
秦軍句西路地

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張晏曰假守兼守也音灼曰楚
漢春秋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
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
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
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
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
行矣。師古曰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
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
十乃至。府中皆驚伏。莫敢復起。師古曰驚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
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

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
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者置之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
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
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輔助也裨音頻移反徇
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
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
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
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
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音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
史曰丞。史師古。居縣素信為長者。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為長者東

漢書卷三十三
頁三
四六

至雍丘句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句引兵鼓行而西句虜吾屬而東句皆根此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一句來

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也

音與不無適字的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

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與眾異也嬰母

謂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迺汝也今暴得

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

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

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

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

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為號也如淳曰史記項

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白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

姓名後乃稱將軍也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

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

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

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師古曰一復來戰

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

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將名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

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

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

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鄴人范增晉灼曰鄴音勦絕之勦師古曰居鄴縣名

茅坤曰子按梁號知兵者及邯入栗而梁何以不嚴兵以待之顧令羽別攻襄城而輕以朱雞石餘樊君輩嘗秦兵而敗也何孟春曰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何居蓋

田氏代齊三家
分晉非夫舊朕
惟楚之統未之
絕也矧懷王過
聽軼行固秦所
誘弄者所以楚
最無罪而民特
憐之
張耒曰三戶云
秦楚人志也而
言卒驗何也殺
人者必見殺天
道也秦滅楚楚
怨秦怨深者復
之必力人事也
隆按傳後羽使
蒲將軍渡三戶
破秦軍與南公
言相應則此三
戶其為地名無
疑蘇注非也
以按從民望也

也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
畫非是宜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
應敗也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
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今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
楚後其教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
者師古曰蠶古蜂字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
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
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
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甫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

句舍蓄取深三
軍編素之微意
實基於此
茅坤曰漢書多
初章邯以下一
段為提案較史
記更明也

王維楨曰詳叙
三田伏後不立
田榮案

於臨濟此獨言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
臨菑疑此誤也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
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間
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
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
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
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
市於齊師古曰市者以角間市取齊兵直言趙不殺角間以求齊兵耳齊遂不肯發
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
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

茅坤曰三軍共為犄角之執而

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是琅邪縣。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邯何以輕之。遽渡河擊趙。

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

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間圍鉅

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間名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

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以饗王離涉間之軍。陳餘將卒數萬人。軍

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

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

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

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北救趙。至

隆按河北軍下削去史記楚兵已破一段直以宋義所遇句接上甚擊又按羽為魯公伏後以魯公號葬案

隆按史記不進
上有四十六日
四字見將軍之
偷情也班史去
之而於不進下
補曰秦三年詳
味其肯則不進
兵之日久自見

何孟春曰宋義
以趙圍秦周亞
夫以梁委吳蓋
用下蒞子刺虎
之說也亞夫據
功名之會而義
乃沒沒亡聞噫

誠不幸哉
茅坤曰當時齊
王田榮與項梁
輩已有隙而宋
義遣其子相齊
無策
盧舜治曰當是
時梁已死羽乃
萬人敵也懷王
以上將軍將宋
義而以次將將
羽且以卿子冠
軍號義而以救
趙之別將皆屬
之於義羽心之
不平不特無義
且無懷王矣即
帳中斬其頭使
人於齊追殺其
子觀史氏書法
其貶懷王之不
善將將亦可概

安陽留不進

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

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

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張晏曰博音博

蘇林曰蝨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執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

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

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師古曰罷

讀曰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

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

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

之無鹽師古曰縣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

凍飢羽曰將勑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

食半菽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迺飲酒高會不

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

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執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

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

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讐服師古曰讐

也失氣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

見云

劉子暈曰宋義先聞秦趙之說此萬全之策也羽雖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知秦兵銳甚戰難必勝故渡河淇舟破釜斷燒廬舍以必死期一勝豈不死哉羽雖一勝而秦兵尚眾會章邯與趙高有隙遣人約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

以糧少與之約和及坑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夫以羽必死之戰乘章邯狐疑之際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策也

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廼相與共

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也使人追宋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

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

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

復請兵。羽廼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曰湛讀沈沈謂沈沒

其船於水中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

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

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

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

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

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

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

行則設車宮，轅門也。滕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

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羽軍漳南，相持

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

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九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

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

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

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為軍旅之事相國趙高

顓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

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

郢，北阬馬服。服，度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為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

古曰鄢郢，皆楚邑也。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

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

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

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

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

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

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

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

為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

以收秦也？從音子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

妻子為戮乎？師古曰：質謂鎡也。古者斬人加於鎡上而斫之也。鎡音竹林反。章邯狐

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成名也。約未成，羽

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軍漳南

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

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

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

凌約言曰：自章邯軍棘原至此，歷叙所以渡三戶者，楚之亡秦卒以此南公所稱信哉。

茅坤曰史記少漢元年以下十八字而漢書特提年與諸侯兵為案似勝

茅坤曰秦吏卒之竊言者特恐不能入關破秦耳使羽能因其危懼厚為金錢以激之非望之恩而結其心又以諸侯兵之力

戰所始破秦軍於趙者以壯其氣則二十萬眾皆吾助也何必阮哉

茅坤曰史記詳綴鴻門本末千餘言而漢書並刪之入高帝紀而僅撮數十言大指於此可謂得詳略法

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清水洹音桓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

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

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初將諸侯兵三

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

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秦中遇之

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

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

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

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

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不

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於是夜擊阮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

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

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

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

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

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

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

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

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

茅坤曰史不詳姓氏

王慎中曰史記於天下初發難上有先王諸將相謂曰句更與下文皆將相諸君與籍力句有情

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

茅坤曰古之王者云云史記原在後漢書先行挈之於此又曰史記於諸侯王並系之都則疆宇甚明而漢書略之止系義帝及羽所自為都

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師古曰游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尹林反迺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

丘縣之老人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也。姓申名陽。

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

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

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

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

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

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

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

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

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

隆按田榮不得封應前且伏後叛案

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

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

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

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宦。

番君將梅銷功多，故封十萬戶。

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

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

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

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

茅坤曰：史記於此別系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叛之等語，似指神於下復次陰今衡山王擊殺義帝及廢誅韓王成及臧荼逐韓廣三事。

茅坤曰史記數千人住下多項王由此怨布也
隆按殺義帝者史記書陰平衡山臨江王乃漢元年而此云二年陰使九江王布何紀事之不

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迺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齊王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為不可。師古曰於義不當然願大王資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

同也

茅坤曰漢之劫五諸侯兵五十餘萬人東伐楚且破城之後置酒高會益強烏合之眾而襲虎穴且不能嚴兵

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皆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師古曰常帶也韓殷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

以待羽之至也
何哉漢以此重
困云

茅坤曰史記於
此點次漢王家
屬本末似詳且
別有楚漢兩相
枝梧處甚可觀
而漢書並刪之
以故情事少

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
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
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辟東
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
水睢水為不流漢王迺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
公吕后間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
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
間師古曰索音山容反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
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
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

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
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
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
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
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
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魏豹守滎陽漢王西
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
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
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
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

茅坤曰九江王
楚所封也而史
記於走葉下有
一得九江王四
字便有血脉

茅坤曰此下與史記稍亂先後之次而史記特詳而密

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也獨

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

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

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燒其積

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

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

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

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

人兒也。臣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

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

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

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

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

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

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

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

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

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如淳曰

之上也。師古曰。組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組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尊

敗後陸貞山短
上行云三軍縉
素為何人幸有
君臣無父子此
一語足為千古

定論

鄭王曰使羽既
然太公分羨高
祖然後布告天
下謂高祖不顧
其父挾人殺之
而分其羨則高
祖負殺父之名
此身無所容于
天地間又安能
與爭天下乎
王世貞曰項羽
之不悖太公也
寧非天乎雖然
有君德焉

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
翁即汝翁必欲享迺翁幸分我一盃羹羽怒欲殺之
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
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
徒以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謹擾之意也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
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
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楚挑
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
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

隆按楚漢始事
已有東西之別
故上文連用聞
漢并關中且東
句如約不敢東
句以此無西意
句不敢望滎陽
而西句割滎陽
以西句勿令得
東句於是引兵
東句復引而東
句及下文解而
東句復引東句
遂引東句皆篇
中眼目而割鴻
溝西為漢東為
楚則其綱領也

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迺羽也師古曰間微問之也漢
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
羽十罪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
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
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韓信破
殺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
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
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
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復為

隆按朱文公云羽面楚人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是以傳之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為崛強不義者之深戒云

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師古曰蒼白雜色名迺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

詔而流播寫英雄失志光景如目擊然

許宜反又音許為反漢書通以戲為旌麾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

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

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縣名羽至陰陵孟康曰迷失道問

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

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

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

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師古曰艾音刈使諸君

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孟康

凌約言曰羽叱
樓煩樓煩目不
能視手不能發
羽叱揚喜揚喜
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羽之威猛
可想像于千百
世之下

劉子翬曰羽欲
渡江亭長請羽
急渡羽不渡迺
戰死蓋羽所以
去垓下者猶異

得脫也乃為田
父所給陷于大
澤亭長之言甚
其安知不出田
父之計耶羽意
謂丈夫途窮寧
戰死不忍為亭
長所執故托以
江東父老之言
為解爾使羽果
無東渡意豈引
兵至此哉

劉放曰予謂面
之直面向之耳

曰四下墮也師
古曰墮音徒回反而為圍陳外嚮師古曰圍陳四周
外也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
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

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揚喜為郎騎追羽羽

還叱之師古曰還謂迴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張

而音頻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

為三復圍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

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

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在牛渚烏江亭長檣船待

服虔曰檣音蟻如淳曰南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

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

軍至亡以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

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

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

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

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

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馬童若汝也

面之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

以為但見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羽迺曰吾

其面非也

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以財設賞吾為公得。鄧展曰今

公得我為功也晉灼曰得或作德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踏。師古曰蹂踐也音人九反

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揚喜呂馬童郎

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

列侯。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

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

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般是也君臣固

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

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也封於商內立法

隆按此賈書上篇論始皇不以仁義守國卒起陳涉之難以致於亡太史公因述以贊陳涉而班史則仍其舊云

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

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

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田文

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

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師古曰公子無忌為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

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
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

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叩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

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叩關也今流俗書本叩字作叩非也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遁音千旬

反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因利乘

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

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

子即始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孝公惠

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為喻

也策所以馭馬也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扑以鞭笞天下師古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

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頌首係頸師古曰頌音俯委命

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師古曰言以長城扞蔽胡寇如

人家之有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

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

鋌如淳曰鋌音鏑箭足也師古曰鋒戈戟鑄以為金

隆按廢先王以是含未句攻意以下是含未句守意李性學謂古人文字有從前不見主意而末後一句見

之正此之類

人十二

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

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

踐華為城

晉灼曰踐登也

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

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

師古曰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

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

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服虔

曰以繩係戶樞孟康曰瓦甕為窻也

阡隸之人

如淳曰阡古文萌字萌民也

遷徙之

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

文穎曰墨翟宋人為

者也陶朱猗頓之富

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頓本魯人大畜

牛羊於猗氏之南貲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

中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帥罷者言免脫徭役也免字或作免讀與俯同

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天下雲合響應羸糧而景從

師古曰羸糧也景從言如影之隨形也山

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

師古曰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矜謂矛鏃之把也鉤戟戟刃鉤曲者也鎩鎩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適戍之眾不

元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罰而行也充當也讀與抗同深謀遠慮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

茅坤曰且天下以下一總前洗發出來王鏊曰此段反覆詰難長短錯綜自是古人文字

茅坤曰末一段更精神百倍

隆按一篇主意總結在仁義不施二句
茅坤曰周生以下史記絕千古之文故漢書不以改胤一字

張泰復曰羽自言天亡則自知所以得罪于天者有在尚何謂其無所覺悟而不自責耶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目之眸子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拔起隴畝之中。

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為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一

終

隆按耳餘傳本
史記原文而稍
刪之

王楙曰史記謂
嫁庸奴亡其夫
是夫本庸奴又
亡去也班史稍
去嫁亡二字義
便不同
隆按史記外黃
令下有名由此
蓋賢句為篇中
諸賢字張本恐
不可去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張耳陳餘傳第二

張耳大梁人也

臣贊曰今陳留大梁城也

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

客

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無忌為之賓客

嘗亡命遊外黃

師古

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

亡邸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

反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

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

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

宦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改曰漢昌

隆按相與為別
頸交一傳根本
又按嘗從耳游
暗伏後耳從漢
案

凌約言曰餘欲
起耳使受笞即
此便見兩人優
劣秦構求兩人
全有多寡亦足
徵當時聲價輕
重

茅坤曰兩人對
處不如史記原
人多烟波滄宕
隆按兩人勸涉

毋即自王而遣
立六國後以益
秦之敵此首事
善計而涉不之
聽卒之為趙為
燕者紛紛自立
而天下由此遂
解涉之不能成
帝業者以此
又按史記知其
豪傑下有及地
形三字此耳餘
所以請略地之
意不可去

師古曰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

與為刎頸交。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

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職以自隱。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

笞。師古曰攝謂引持之。吏去耳數之曰。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始吾與公

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斬

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涉及左右生

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

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

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

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

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

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

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

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與梁楚。務在入關。未

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師古曰與相知也。願請奇

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

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

今滑州白馬縣界。至諸縣。說其豪桀曰。師古曰至河。秦為亂

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度

曰山領有五因以為各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外內諸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

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人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家自為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

隆按史記陳王下有不用其策句此關鍵處不可去

豪桀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蘇林曰至戲地而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然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師古曰非不也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師古曰介隔也不王無以填之師古曰填音竹乃反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為

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
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
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
封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趙兵西入關耳餘
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
不能制且事
安撫為權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
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
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鷹略上黨師古曰鷹
音烏點反韓廣至燕

王慎中曰斬養卒從容進說切中情事猶有戰國策士之習惜于史不傳名隆按斬養卒將作其欲分王欲燕殺之說而先兩為何欲之言以探之連用七欲字相吻應

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
王閒出為燕軍所得師古曰閒出謂投閒隙而微出也燕囚之欲與
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令割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
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薪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廝音斯
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
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也乃走
燕壁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
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

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

用兵革也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

顧其執初定。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

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

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

以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

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

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

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未

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

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

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

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

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

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

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

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

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

隆按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與前游趙知其豪傑句相関

都襄國也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

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耳與趙王

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

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

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

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騫陳釋往讓餘曰：

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

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什有一二相全。師古曰：十

中尚無得一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

俱死，如以肉餒虎，何益？張騫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

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師古曰：顧，思也。迺使

五千人令張騫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至皆

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

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

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

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

責讓餘，問張騫陳釋所在。餘曰：騫釋以必死責臣。臣

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豈以臣重

隆按：連用六死字，相應皆從刎頸交來。

東餘 六 用

王慎中曰：鷹釋之沒不沒，易知也。餘不能白，為解印綬而耳。遂收之，則相殺之。冀始於耳而成於餘者也。
凌約言曰：餘且不忍小辱矣，其不能甘心於耳，亡足恠者。
王維楨曰：復居信都，結前救趙案，其曰更名襄國，則以後有追殺襄國之句。

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

邵寶曰：五星之聚，東井也。其王者入關之兆乎。漢高，度寬而法約，固所謂王者也。天之示人彰矣。而占者迺曰：先入關者當之。使羽先入，亦將

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

當之乎或曰天下之分裂兵爭矣此殆將定于一而息戈與文之兆也不可以分野而專歸之一人也

徐中行曰傳書兩人相與為刎頸交迺其卒也急及沒軍兩人之故逼之解印緩以去將并陘之後竟斬之抵水則所謂刎頸又者豈其語識歟

茅坤曰一篇結局

吳京曰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則其過子婿家而箕踞罵詈焉足怪哉縱王軼鞅不干高帝充當以禮諭之矧教卷卷不忘舊恩而高帝等願肆為大逆雖此立名義不侵然諾重為帝多而身負羸戮名亦何裨于款哉卒之罪無可逃而猶曰吾責已塞所謂死而無悔者也

而遣諸將畧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誤也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懷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留傳趙王而其德

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曰為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

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餘

泚水上蘇林曰泚音祗也晉灼曰問其反又音祗師古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祗敬之祗音執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祗之祗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

追殺趙王歇襄國四

年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諡曰景王子敖嗣立

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平

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

踞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屈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

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箕州人謂懦弱為辱師

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

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肯漢也

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

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

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

嘉帝赦赦高而過魯元公主如故信帝王自有真也

隆按史記檻車與王詣長安之下又有與客自髮餅從來句與上相反班史去下句最當

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

迺汚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

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

廁。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

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

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

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

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

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為

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音彭刺藝身無完

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之。師古曰藝音而悅反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

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

迺女虜。師古曰迺汝也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

以私問之。臣瓚曰謂以私情相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

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上使泄

公持節問之。復輿前。仰視泄公。師古曰復輿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

食輿矣。高時榜笞刺藝委困。故以復輿處之也。復音鞭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

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

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

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

按不如史記
視曰泄公耶
更有情景

隆按史記不死
下有一身無餘
者五字應上有
生色

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廼赦趙王。上賢高能自
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
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
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
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籠。即喉。龍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教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為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為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
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

隆按此後較史
記稍詳

王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
郡。尊魯元公主為太后。師古曰。為齊太后。后以母禮事之。高后元年。魯
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呂太后立敖子偃
為魯王。以母為太后故也。師古曰。以公主為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為王。又
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侈
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
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
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薨。子
昌嗣。師古曰。睢音雖。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
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為宣平侯。食千戶。

東余
十
邦

隆按班史益執利之交二句所以深誅之也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儉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鑿也。師古曰鑿古戾字戾違也執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二 終

